



楊忠愍公集

忠



楊忠愍公集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
序於余余讀之輒為掩卷興悼不自
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
安忍為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為
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
勰廣程未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
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

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開焉而文之時
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
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研
精掛牛之日即以天下為己任學以
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為富貴紛華之
習既而發科登仕組組兩都含香三
署每痛際運康熙而不免隳蔽之患
遇

君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於逆
耳圖蔓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
馬市斥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
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構讐
稔公死且不畏柰何以播遷怵之耶
復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
五大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
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者承

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寃哉昔賈生
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於林甫古今
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々足以鼓天
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
箠關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
不為亂氣不為沮非素養有定能然
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
所著作多綴毫宰戶之中染烟肺石

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易異焉故緯步
宏麗語罕怨誅江河一瀉乃徵其才
光焰萬丈恚由於氣豈假雕篆以逞
伎搗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
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
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
揆日愴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
公詩欲還浩氣於太虛夫忠魂於圖

補胡慈且壯哉余在南臺聞識忌諱
目獻狂瞽謂將從公以游幸蒙採納
卒之故相編氓克子棄市少泄天下
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
害非

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
聖君嗣極追錄諫官假公為首贈爵太
常謚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蔭子以

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指然
成烈士之狗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
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於忠愍見
臣節焉述美搜遺於太學見子道焉
重為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
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
輟涕而為之序

隆慶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前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甯中林潤謹序

楊忠愍公集卷之一

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容城

楊繼盛著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
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

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

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

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荅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

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歎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

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剽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實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于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

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

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

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

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

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

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

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

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

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

開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

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

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

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

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
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
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
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
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
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
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
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

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開
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
此長胡虜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
巧反出我之上我将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
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
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
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
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

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

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

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
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
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
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
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
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
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
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
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
馬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

計夫謂之

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實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
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
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
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
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
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
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
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
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

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

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

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

召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

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
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
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
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
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
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
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

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
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
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
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
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
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
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
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

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鷓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

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

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

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
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也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
專于胡虜凡有害于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

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
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
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
姦佞又善為揆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雷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肆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剴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

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

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

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

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

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

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

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

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

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改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威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

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才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于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

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
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
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
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
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
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
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惶

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
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
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
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
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
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

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
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
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
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
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
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
武選司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
世蕃子也隨任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

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
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
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
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
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
知科道乃不敢劾然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
可知矣此冒

林忠烈公奏疏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
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
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
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
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
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
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
諭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
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
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
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
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
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
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
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

宜力主勦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

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雷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

嵩之內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又矣軍民之心既怨
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
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
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藉
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
矣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
為有才勵 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
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
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
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
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
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

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歛戲之聲遊
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

尾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

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為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
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
上故嵩得以展轉披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內
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
令于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
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
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
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
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厥衛既為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

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
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
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
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
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
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
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

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
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
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
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
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
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
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
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
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
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

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爾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

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
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存
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
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
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
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
賊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况
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
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荅之頸梟吉
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
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
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
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
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

具本親齎謹

奏奉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據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
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拿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究問明白來說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天乞恩願
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

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底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

息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徂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臀肉兩片斷落

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

露汗日夜籠櫃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

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

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

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蝼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

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